

· 葉文欽 ·

我國航空氣象事業百週年(上)

引言

去(民國一〇九)年下半年氣象聯隊來電，本以為是隊慶要到了，準備請退伍老兵聯誼；待出席，發現與會的人較少。張聯隊長說明理由，因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所有大型慶典暫時停辦；但有兩件事須聽退伍老長官意見：(一)有歷史研究單位欲蒐集《空軍氣象聯隊甲子大慶史蹟文獻集》一書；(二)民國十年在航空署航運處正式成立「氣象科」。張聯隊長提及這文獻集編印單位不是聯隊而是「軍事氣象退伍人員聯誼會」，須徵求當年本書的主導者劉廣英前聯隊長及現任孟昭坤會長，可以送嗎？而我國航空氣象民國一一〇年正好百週年，且三個聯隊也將搬回作戰指揮部內，聯隊有意利用隊史室安排百年特展，也再出一本新的文獻集，這樣民國一一〇年喬遷之喜時，就可請退伍人員一起回來，好好地敘舊聯誼交流。

氣象聯隊比較特殊，有一本季刊從民國四十八年發行到現在，原是專業研究論文或重要災變天氣的報告，若碰到特別如：莒光連隊、出版百期

、航空危害天氣、衛星或雷達新裝備、聯隊或中心成立逢五逢十週年……可能出紀念特刊，或請專人提供紀念或學術專文。

在過去的老長官當中，如：曲克恭、王時鼎學長等，比較注意會寫一些重要事蹟留下來。民國八十一年劉廣英聯隊長要退伍前，他請氣象組就《氣象預報與分析》季刊中，過去分散發表有關隊史的紀念文章，彙整在一起編印出來，算是他離職前送給空軍氣象人員的一份禮物。

現在聯隊主動提及民國一一〇年有喬遷之喜，又正逢我國正式有航空氣象的一百週年，考慮慶祝並再出本專書留下歷史，不是很值得嗎？但誰會想到民國一〇八年底起，有新冠肺炎爆發來搞局？「群聚」也許可以免了，但若能在軟體方面留下資訊，不也很好嗎？

為何會認定是我國航空氣象百年

只有口傳算是「傳說」不能成為歷史，所以須有文字的記載，不然必須有文物留下實證(如考古發掘)並經科學的確認。航空氣象是應用氣象

學的分支，與「航空器」有關，而航空器的種類很多，必須與載人且可重復使用的飛行器相關。「飛機」發明成功正式被確認的時間是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上午，美國萊特兄弟在小鷹鎮所完成的。當年要達成這實驗，他們尋求過氣象局的協助，當天「飛行者一號」起飛成功的電報及照片可為證。因為飛機要順利升空必須安全落地才算，這深受天氣的氣象因素所制約，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起、降機場之「風向風速變化、低能見度、低雲幕高、惡劣天氣如雷雨」，以及在空機如航線上的雷雨雲、無預警的亂流等，所以機場須有氣象觀測，也須配置氣象人員。

飛機發明成功之後，特別是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洗禮，很快發展成為戰爭武器，「空戰」改變戰爭的型態，除立體化外，更使得戰線無前方與後方之分；戰後各國紛紛發展空軍，成為國防建軍備戰重要的一環。而在和平用途方面，飛機投入載人航運後，其發展不但快速，安全更是被列為第一要務，其中最不受控制、變化最大的要素，當推「氣象變化」。

中華民國成立至今有一百一十年歷史，但大家都清楚，我們這個國家早期中央政府一直是分散不統一的，

這與有武力軍閥們的分裂割據有關。飛機發明之後，很快也發展成一武力，當時在中國境內各地均有發展航空事業，甚至在清末時期就有了，在北京的「南苑機場」應該是最早，也曾訓練過飛行員就是明證。

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基本上有了形式上的統一，民國十八年在中央軍校內成立航空班，由五及六期學生訓練出一批飛行員，後來追認為中央航空（空軍軍官）學校的第一期。到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之前，中國境內空中武力最強者，當以東北、廣東方面為代表；「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空軍部分人員內渡入關，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就是空軍戰神高志航。「西安事變」之前，就是因廣東的空軍全部北飛投向中央，「兩廣事件」才戛然而止！而民國十八年在南京成立的第一測候所（江西南昌成立第二、南城第三測候所），這是國民政府最早有空軍氣象的單位，與國民政府真正建立空軍是同步的。

形成後來的「北洋政府」。當時北京建國門外有一座「古觀象臺」，這裡是從元朝郭守敬開始，在全國各地設立的二十餘座觀象臺之一，從明英宗開始到北伐成功，由「中央研究院」接收，前後連續觀測達五百多年。我國古代有「欽天監」的官員，負責天文、天候的觀測，我國以農立國，早在漢朝「二十四節氣」已經完備。晚清時期雖然遠東地區有「香港、上海、青島」三大觀象臺，但實權均控制在外國人的手中；另外，清末成立海關（實控在英國人手中），在其監管的燈塔中也兼氣象觀測，像劉銘傳主政臺灣時期，就有鵝鑾鼻等四座燈塔參與，這是臺灣最早有紀錄的觀測。

民國十年北洋政府時期，在航空署航運處下正式成立氣象科，當時的氣象科長就請北京觀象臺的氣象科長蔣丙然兼任，因此其運作與北京觀象臺有關，蔣科長曾在觀象臺辦過兩期的測候人員訓練班，其中有兩位後來進入國民政府的空軍，是空軍氣象界的大老，包括蔣丙然本人後來均來臺灣。我們不能肯定我國空軍氣象已百年，但至少我國正式有航空氣象業務確實有百年歷史了。

近代我國氣象簡史

國民政府北遷之後，民國元年蔡元培教育總長責成在古觀象臺成立「北京觀象臺」，以高魯為臺長，下設天文、氣象、地磁等科，請留歐回國的蔣丙然博士為氣象科長。民國二年七月一日正式展開氣象觀測，蔣科長曾以觀象臺名義規劃過在華北地區成立十處氣象臺，但實際只建了張家口等三處而已。該臺曾辦兩期的測候人員，當中最早出任國民政府空軍的兩位是南京第一測候所的陳嘉棧與南昌第二測候所的高振華所長。「北京觀象臺」後來因北伐成功，國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就接收其業務（之後成為一處著名的古蹟）。這裡原有五百多年連續觀測的歷史，本來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但因附近太現代化沒成功，只能當一處「古蹟博物館」，開放讓大家上去參觀珍貴的古老儀器。

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之後，山東成為德國的勢力範圍，德國人對膠州灣青島的八大關地區經營特別用心，他們在這裡建設一處相當重要的「青島觀象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人出兵不是去歐洲打戰，而是直接搶占膠州灣，戰後的「巴黎和會」將整個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我國抗議無效無法收回山東主權，顧維鈞大

使拒簽和約，後來發起於北京的「五四愛國運動」，就是因抗議山東問題而來的，「青島觀象臺」成了日本很重要海外氣象重鎮。直到美國出面召開「華盛頓會議」的九國公約，我國才將山東主權收回；但「青島觀象臺」日本人以中國無氣象人才為由拒交，到民國十三年春季，政府派蔣丙然為臺長才真正收回觀象臺的主權；同年十月十日下午，我國的「氣象學會」正式在青島成立，蔣丙然成為創會會長（以後改稱理事長），學會會務到民國十八年，才移轉到南京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

而事實上，日本在山東還是有勢力的，否則不會發生蔡公使被殺的「濟南慘案」，為成功順利北伐軍只好忍辱繞道北上。「七七抗戰」一爆發，整個山東又被日本搶占，蔣丙然只好黯然再離開青島回北京，從民國十三年到二十六年間，蔣丙然認為這是他一生最有成就的十三年。現在有名的「青島海洋科技博物館」就是在他負責我國第一所「水族館」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氣象人員的訓練更不用說了，來臺後空軍氣象班第二任班主任、後來的副教育長萬寶康，空軍氣象中心首任主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魏元恆以及氣象中心第三任主任

曹淦生等人都是蔣丙然的學生。原「青島觀象臺」抗戰勝利後，中央氣象局派去接收的王文華，也是萬寶康的同學；共軍打到山東之後，接收這裡成了共軍的軍事單位，為其海軍北海艦隊的「水文氣象中心」，王文華就被留下來成為首任主任，還要負責訓練其海軍氣象人員。

另一位影響空軍氣象的學者是庚子賠款和胡適一起到美國留學，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竺可楨博士，民國十年回國進入東南大學（後來的中央大學和南京大學），創立地學系培養國內第一批氣象專業的大學生，後來他除推薦劉衍淮到中央航校（後來的空軍官校）擔任教官；抗戰爆發前，他的部分大學學生就進入空軍氣象部隊，比較早期的朱文榮進入航校的廣州分校，抗戰期間成為氣象部隊的實際負責人，勝利後空軍總司令部成立，成為首任氣象處長；陸鴻圖先任航委會第三（江西南城）航空測候所所長，抗戰勝利後空軍氣象總隊成立，為第一任總隊長；以後進入空軍的徐應璟（中央大學）任空軍氣象中心第二任主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胡三奇（中央大學）當過氣象班教官、空軍官校物理教授。

北伐成功，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

院成立，竺可楨轉任氣象研究所專任所長並辭中大教授職；抗戰爆發前，他在研究所內辦過四期的氣象學習班，其中約四分之一後來也進入空軍，如殷來朝擔任氣象聯隊副聯隊長，徐寶箴氣象班第三任主任，戚啓勳任副聯隊長，嚴之永為氣象組長，還有很多……

民國十五年，德國的漢薩航空公司要開闢通往遠東的航線，這要經過新疆、內蒙古等地，因為我國當時沒有完整的氣象觀測，他們找到著名探險家瑞典的斯文赫定組團來華，主要從事氣象觀測，並獲當時北洋張作霖政府的批准。但經過「五四愛國運動」之後，這事引起北京學界的極度不滿和抗議，最後達成協議共組科考團，並強力要求「氣象觀測」要有中國人參加，因氣象必須定點並長期觀測，正合其意就在北大正式招考人員。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二年的「中國西北科學考查（察）團」出發前，參與氣象觀測的四位北京大學同學曾到中央觀象臺見學，當時臺長曾送他們蔣丙然所著之《理論氣象學》等書；經過在新疆較長期觀測，後來劉衍淮、李憲之兩人到德國，進入柏林大學均獲氣象學博士。

（未完待續）